

# 《鸳鸯冢》

## 主要角色

王五姐：花衫  
 谢招郎：小生  
 王大娘：贴旦  
 杨四郎：末  
 张道士：丑  
 谢大姐：花旦  
 谢安人：老旦  
 王道平：末  
 秋桂：丑  
 张妈妈：彩旦

## 情节

谢招郎有事前往东村，寄寓在王道平家里，与王道平妹王五姐两相爱慕，私订了婚姻。谢招郎回家后不敢明告母亲，恳求姐姐代说。谢大姐未加注意，把事情拖延下去。王五姐久候不得音信，恹恹成病，托人寄信，又被谢母察知，把谢招郎锁禁楼中。谢招郎夜间坠楼奔往王家，王五姐已病不能起，见了谢招郎，一痛而亡，谢招郎也殉情而死。死后合葬一处，人称鸳鸯冢。

## 注释

《鸳鸯冢》一剧，取材于清人《蝶归楼传奇》。这个剧本是程砚秋先生在1923年编演的。

## 根据《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 【第一场】

(谢招郎上。)

谢招郎	(引子)	莺老春残，为春愁，倦倚屏山。
	(念)	寒素书灯午夜光，小楼天地一身藏。闭门不管花如海，辜负三春正艳阳。
	(白)	小生谢招郎，太原人也。幼年不幸，父亲亡故，只有母亲在堂，抚养成人。同胞一位姐姐，嫁与杨四郎为妻，我姐夫在东村，做一小买卖，店房窄小，姐姐回转家来，侍奉母亲，倒也不甚寂寞，但是小生年已长成，尚未婚配，将来我的亲事，不知应在何方，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人也！
	(南梆子)	为婚姻每日里胡思乱想， 辜负了少年人大好时光。 未曾见美佳人空劳盼望， 但不知何日里得遂心肠。
	(谢大姐上。)	
谢大姐	(西皮摇板)	我夫君做买卖东村而往， 撇下了少年人独守空房。
	(白)	兄弟，我来了！
谢招郎	(白)	姐姐来了，请坐。
谢大姐	(白)	坐下讲话。
谢招郎	(白)	到此何事？
谢大姐	(白)	兄弟，你姐夫在东村做买卖，半载有余，没有银钱拿回来使用，兄弟你替我走一趟，问他要点银钱回来，也好度日，兄弟你料无推辞的了？
谢招郎	(白)	那东村地方离此二十余里，兄弟是不惯走路的，我不能去。
谢大姐	(白)	你不愿意去，你姐夫又没有银钱拿回来，难道说叫我张着嘴喝西北风不成，得啦好兄弟，劳你驾你去走一趟就结了。
谢招郎	(白)	兄弟懒得出门，我不能去。

(谢大姐背供。)

谢大姐 (白) 他再三不肯去，怎么好哪？有了！待我骗哄与他。  
兄弟你既是不肯去，也没法子，你替我写封信给他，我一个人捎去就是了。  
如此甚好，待我写来！

谢招郎 (白) (谢招郎执笔。)

谢招郎 (白) 请问姐姐，这信上要怎样写法？

谢大姐 (白) 你写的是家中无钱度日，叫他赶紧拿点钱回来！

谢招郎 (白) 是。

(谢招郎写信。)

谢大姐 (白) 还有一句要紧的话。

谢招郎 (白) 是什么要紧的话？

谢大姐 (白) 前日东村有人来，传你姐夫的口信，说姐夫替兄弟说的亲事，年纪相当，母亲十分欢喜，便应允了他就是啦。

谢招郎 谢大姐 (白)  
你是年轻的人，母亲怕你害羞，不告诉你，兄弟你大喜了，可聘了媳妇了！

谢招郎 (白) 婚姻之事，如何草草的办成。万万使不得！

谢大姐 (白) 怎么使不得？母亲已经答应了。

谢招郎 (白) 待我去东村，与姐夫说明，叫他不要草草成事才好。

谢大姐 (白) 兄弟你要亲自到东村去吗？

谢招郎 (白) 兄弟即刻就去，姐姐好生伺候母亲，兄弟此去三两天就回来，就此去也。  
(西皮摇板) 我急忙去东村趲程而往，  
等见了杨姐夫再做商量。

(谢招郎下。谢大姐笑。)

谢大姐 (白) 你瞧我兄弟被我三言两语，急急忙忙就出门去了，等他回来，便知分晓。  
(谢大姐关门，下。)

## 【第二场】

(王道平上。)

王道平 (念) 寒门辛苦求生计，只为经商要别离。  
(白) 卑人王道平，山西太原人，在这东村居住。娶妻吴氏，妹子凤车，排行第五，今年一十六岁。卑人卖布为生，意欲前往河南贸易，不免将娘子、贤妹唤将出来，嘱咐一番便了。  
娘子、贤妹哪里！

(王大娘，五姐同上。)

王大娘 (念) 生来弱质在寒门，  
王五姐 (念) 裙布荆钗也绝尘。

王道平 (白) 娘子！

王大娘 (白) 相公！

王道平 (白) 贤妹！

王五姐 (白) 兄长！

王道平 (白) 请坐。

王大娘 (白) 唤我们出来，有什么事情？

王道平 (白) 卑人意欲前往河南贸易，家中之事，全仗你们照管。

王大娘 (白) 相公此去，必定生意兴隆，家中之事，不必挂心。

王道平 (白) 但愿如此。

王五姐 (白) 兄长几时起程？

王道平 (白) 今日就要起程，娘子、贤妹小心看管门户，卑人就此去也！  
(西皮摇板) 我此去河南路途遥远，  
待到进财源才返家门。

(王道平下。)

王大娘 (西皮摇板) 但愿我儿夫早早回转，  
王五姐 (西皮摇板) 此一去天佑广进财源。

王大娘 (白) 我说妹妹，你哥哥是走啦，你不觉得闷得慌吗？  
 王五姐 (白) 倒也不甚寂寞。  
 王大娘 (白) 今日乃是庙会，你去看会去，我给你收拾茶饭去！  
 (王大娘下。)  
 王五姐 (白) 待我登楼去者。  
 (西皮摇板) 寒门女正青春光阴似箭，  
 每日里孤单单小立花田。  
 遥望着小楼前垂杨似线，  
 (王五姐上楼。)  
 王五姐 (西皮摇板) 又只见大街前鼓乐喧天。  
 (四游人同上。)  
 游人甲 (白) 请了！  
 三游人 (同白) 请了。  
 游人甲 (白) 今乃本村庙会之期，大家前去看会！  
 三游人 (同白) 请。  
 (四青袍、四小鬼、四抬夫抬城隍同上，过场，拜香婆上，四游人、四青袍、四小鬼、四抬夫同下。谢招郎上。)  
 谢招郎 (西皮摇板) 来到了东村前大街走遍，  
 (谢招郎看王五姐。王五姐看谢招郎，谢招郎、王五姐对注目，王五姐掩窗门，下。)  
 谢招郎 (白) 呀！  
 (西皮摇板) 霎时间遇见了美貌婵娟！  
 (白) 哎呀且住！适才看见楼上那个女子，十分美貌，我总算不负此行了。看她有些面善，好象在哪里见过。——不是的，这东村地方我是初次来到，哪有见过这个女子之理，待我见过杨姐夫再做计较。哎呀！但不知我姐夫住在何处？待我借问一声。  
 列位请了！  
 行人 (内白) 请了。  
 谢招郎 (白) 借问一声，杨四郎住在何处？  
 行人 (内白) 就在前面第三门便是。  
 谢招郎 (白) 有劳了！  
 (西皮摇板) 问定了东南方路程不远，  
 等见了杨姐夫再说根源。  
 (白) 来此已是第三门，里面可有杨四郎么？  
 (杨四郎上。)  
 杨四郎 (念) 将近黄昏时，何人叩柴扉？  
 谢招郎 (白) 啊姐夫！  
 杨四郎 (白) 原来贤弟到了，请坐。  
 谢招郎 (白) 告坐。  
 杨四郎 (白) 贤弟可好？  
 谢招郎 (白) 兄弟好。  
 杨四郎 (白) 岳母及令姐可好？  
 谢招郎 (白) 都还平安。  
 杨四郎 (白) 贤弟到此何事？  
 谢招郎 (白) 有书信一封，请看！  
 杨四郎 (白) 待我看来。  
 (杨四郎看信。)  
 杨四郎 (白) 原来如此，天色已晚，贤弟且在此住下，只是店中地方窄小，吵闹不安，明日与贤弟寻一个清静地方，宽住数日，再行回去。  
 谢招郎 (白) 有劳费心。  
 杨四郎 (白) 贤弟请！  
 谢招郎 (白) 姐夫请！  
 (谢招郎、杨四郎同下。)

## 【第三场】

(王大娘、王五姐同上。)

王大娘 (西皮摇板) 闲无事姑嫂们穿针引线，  
王五姐 (西皮摇板) 也不过消烦闷且送流年。  
王大娘 (西皮摇板) 我儿夫去经商久不回转，  
王五姐 (西皮摇板) 我这里与嫂嫂共坐堂前。

(杨四郎、谢招郎同上。)

杨四郎 (西皮摇板) 难得小居留住客，  
谢招郎 (西皮摇板) 多感高亲太厚情。  
杨四郎 (白) 贤弟昨晚委屈了！你我同到前面，寻一间清静房屋，贤弟你且暂住数日。  
谢招郎 (白) 多谢姐丈。前面有一座南楼，倒还清静，姐丈前去问他一声！  
杨四郎 (白) 如此甚好，你我前去！

(谢招郎、杨四郎同走圆场。谢招郎指。)

谢招郎 (白) 就是这一家。  
杨四郎 (白) 原来是王道平家中。  
王大娘 (白) 啊，大嫂开门来！  
王大娘 (白) 啊，有人叫门，我瞧瞧去！  
(王大娘开门。)

王大娘 (白) 啊杨掌柜，有什么事情呀？  
(谢招郎惊。)

谢招郎 (白) 果然是女子声音——怎么不是她呀？  
杨四郎 (白) 这谢招郎是卑人内弟，远来相访，小店地方窄小，难以居住，意欲借住尊府，小住数日，房金么是照例送上来的。

(王五姐出门见谢招郎。)

王五姐 (白) 原来就是昨天经过的那个书生呀！  
(王五姐进门。)

王大娘 (白) 不是，我们当家的不在家，出入不便，你到别处去租吧！  
杨四郎 (白) 我这内弟尚在年幼，暂住数日，便要回去，大嫂方便方便罢！  
王大娘 (白) 别处房多啦，你到别处去租罢！  
杨四郎 (白) 啊贤弟！她们不租，我们到别处租罢！  
谢招郎 (白) 原来如此，待我下礼求她。

(谢招郎作揖。)

谢招郎 (白) 大嫂有礼！  
王大娘 (白) 还礼！还礼！  
谢招郎 (白) 小生到此，别处无有相当地方居住，还求大嫂方便方便吧！  
王大娘 (白) 你没听见我同杨掌柜的话吗？我们家里没有男人，怎么好留外人哪！  
谢招郎 (白) 大嫂方便方便吧！  
王五姐 (白) 嫂嫂请进来，有话与你言讲！

(王大娘进门。)

王大娘 (白) 姑娘，什么事情呀！  
杨四郎 (白) 贤弟休得在此麻烦，到别家问去。  
谢招郎 (白) 听她们商议商议再讲！  
王五姐 (白) 我看那人小小年纪，是个斯文的样儿，这座南楼，也是无人居住，借与他暂住数日，也是无妨，嫂嫂你通融些吧！

王大娘 (白) 咳！我不是怕你不方便吗！你既然愿意，我又何必不答应呀！  
(王大娘出门。)

王大娘 (白) 相公，我们租给你啦！  
谢招郎 (白) 多谢大嫂。  
杨四郎 (白) 如此，待卑人回去，叫人把铺盖送来。贤弟在此宽住数日，房金饭钱，待我一并酬谢。

谢招郎 (白) 姐丈费心！  
杨四郎 (白) 我去了，再会再会！

(杨四郎下。)

王大娘 (白) 杨掌柜，我们不送了。  
相公请进!

(王大娘、谢招郎同进门。)

王大娘 (白) 请坐。

谢招郎 (白) 这位大姐是大嫂何人?

王大娘 (白) 这是我妹妹。

谢招郎 (白) 待小生见礼!

(谢招郎作揖。)

王大娘 (白) 妹妹见个礼，回头好说话。

王五姐 (白) 还礼!

(王五姐拜，笑，暗下。)

谢招郎 (白) 请问大嫂，府上还有何人?

王大娘 (白) 就是我们姑嫂二人，我们当家的出外贸易去了。

谢招郎 (白) 几时才能回来?

王大娘 (白) 倒没有说几时能回来，相公请上楼吧!

谢招郎 (白) 大嫂先行。

(谢招郎、王大娘同上楼，王五姐携茶盘随上。)

王大娘 (白) 这地方没人住，你看这土。

谢招郎 (白) 大嫂太客气，小生实在不安!

王五姐 (白) 相公请吃茶!

谢招郎 (白) 劳动大姐。

(谢招郎饮茶，呆看，洒茶。)

王大娘 (白) 你留点神!

谢招郎 (白) 小生到此借居，多蒙大姐周全，十分感激!

王大娘、  
王五姐 (同白) (您) (相公) 太客气 (啦) (了) !

谢招郎 (白) 令兄不在家中么?

王五姐 (白) 往河南贸易去了。

谢招郎 (白) 几时才能回来?

王五姐 (白) 我兄长出门，已数月有余，还不知几时回来呢!

王大娘 (白) 方才我不是告诉您啦吗?

谢招郎 (白) 不敢动问，大姐青春多少?

王五姐 (白) 一十六岁了。

王大娘 (白) 对啦，我妹妹十六，我三十二啦。

谢招郎 (白) 大姐一十六岁，比小生还小一岁哪!

(谢招郎笑。)

王大娘 (白) 您这儿坐着，我们要下楼去了!

谢招郎 (白) 大嫂请便。

王五姐 (白) 相公请歇息吧!

(王大娘、王五姐同下楼，王五姐回望，谢招郎看。)

王大娘 (白) 妹妹你瞧什么? 跟我来!

(王大娘、王五姐同下。)

谢招郎 (白) 想不到天从人愿，能够在那美人家中借住。今日若不是她曲意周全，那借房之事，是不能成功的了。正是：  
(念) 世上岂无知己感，一生难得美人怜。

(谢招郎下。)

## 【第四场】

(王五姐上。)

王五姐 (四平调) 女儿家婚姻事羞人答答，  
难得个俊才郎来到我家，

倘若是把机缘轻轻放下，  
又恐怕负青春误了年华。

(谢招郎上。)

谢招郎 (念) 今生难了相思债，一寸柔肠一寸灰。  
王五姐 (白) 哎呀呀！他自言自语，是不曾睡下。待我叩门。  
开门来！  
谢招郎 (白) 是哪个？  
王五姐 (白) 是我呀。  
谢招郎 (白) 啊大姐还不曾睡么？  
王五姐 (白) 我不曾睡。相公可要吃茶？  
谢招郎 (白) 小生不渴。  
王五姐 (白) 不渴！  
谢招郎 (白) 大姐既然到此，请上楼来，细谈如何？  
(王五姐上楼。)  
王五姐 (白) 相公请坐。  
谢招郎 (白) 大姐请坐。啊大姐，小生到此数日，多蒙大姐照应周全，感激不尽。  
王五姐 (白) 相公到此，十分简慢，望相公海涵。  
谢招郎 (白) 大姐说哪里话来，小生在此十分舒适，但是不久就要回去了！  
王五姐 (白) 相公多住几日何妨？  
谢招郎 (白) 小生甚愿多住几日，但是家中老母无人侍奉！  
王五姐 (白) 相公府上还有何人？  
谢招郎 (白) 只有老母在堂。啊大姐，我还未曾授室；我看大姐也是寂寞得很呀！  
王五姐 (白) 家中人少，只有嫂嫂陪伴。  
谢招郎 (白) 可惜小生福薄，不能陪伴大姐！  
王五姐 (白) 此话怎讲？  
谢招郎 (白) 小生不久就要回去，但是承大姐的厚情，舍不得大姐。  
王五姐 (白) 相公就要回去么？  
谢招郎 (白) 家中老母挂怀，不能在此久留。唉！小生心中有多少言语，是说不出的。  
王五姐 (白) 相公请讲何妨？  
谢招郎 (白) 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王五姐 (白) 此地并无外人，相公但讲无妨？  
谢招郎 (白) 小生平日的心愿，要遇着知心的人儿，方能与他说出。  
王五姐 (白) 那知心的人，今在何处？  
谢招郎 (白) 那知心的人么……  
王五姐 (白) 在哪里？  
谢招郎 (白) 近在目前，只是羞口难开，还是说不出的。  
(王五姐暗笑。)  
王五姐 (白) 如此，我替你害羞，你与我说出来吧！  
谢招郎 (白) 哎！小生也顾不得许多，大姐你就是我的知心人了！  
王五姐 (白) 哦！只怕未必吧？  
谢招郎 (白) 只要大姐允许，我便是大姐的……  
王五姐 (白) 什么？  
谢招郎 (白) 知心人了。  
(谢招郎笑。)  
王五姐 (白) 知心人便怎么样？  
谢招郎 (白) 大姐若是允许我做个知心人，总要想个法儿，永久住在一处。  
王五姐 (白) 这——恐怕是无法可想的吧！  
谢招郎 (白) 大姐呀！  
(二黄摇板)  
多蒙你见面时深情错爱，  
可算得慧心人青眼怜才。  
我便要在灯前将身下拜，  
(谢招郎跪。)  
谢招郎 (二黄摇板) 拼将我百年身长傍妆台。

王五姐 (白) 相公请起!

谢招郎 (白) 大姐不允亲事, 我是不起来的。

王五姐 (白) 呀!

(二黄摇板) 只见那少年人低头下拜,  
想必是美姻缘早已安排。  
我与他表深情盟山誓海,

(王五姐跪。)

王五姐 (二黄摇板) 但愿得百年人两意和谐。

(谢招郎、王五姐同起。)

王五姐 (白) 相公, 我二人虽然定婚, 相公回去, 禀知堂上, 礼请冰人, 前来说亲, 方是正理。

谢招郎 (白) 大姐之言是也。但是我母亲家法甚严, 我回家之后, 见机而行便了。

王五姐 (白) 奴的终身, 既是许配君子, 断无反悔之理, 相公若不勉力而行, 误了奴的终身, 恐怕奴的性命就要断送在相公之手了哇。

(王五姐哭。)

谢招郎 (白) 大姐不必伤心, 小生若负了大姐, 好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谢招郎跪。)

王五姐 (白) 相公言重了。我在此说话, 时间已久, 恐怕嫂嫂知道, 我要下楼去了!

(谢招郎拉王五姐。)

谢招郎 (白) 大姐天已不早, 就在此安歇何妨!

(王五姐摔袖。)

王五姐 (白) 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我与你私下订婚, 已是从权之事, 若是苟且成亲, 更有何颜面立于人世? 相公要自重才好。

谢招郎 (白) 多承大教, 小生十分惭愧!

王五姐 (白) 相公早些歇息, 奴回房去了。

谢招郎 (白) 大姐仔细行走!

(王五姐持烛下楼, 谢招郎立楼口望, 王五姐回望, 点首一笑, 下。谢招郎笑。)

谢招郎 (白) 想不到今晚会面, 那婚约就成就了, 只是今宵孤零, 更是难过。正是:

(念) 汉水有缘逢解佩, 画屏无语待牵牛。

(谢招郎笑, 下。)

## 【第五场】

(杨四郎上。)

杨四郎 (念) 商人只是轻离别, 常抱故衾独自眠。

(白) 卑人杨子虚, 昨日多方设法, 借来纹银数两, 要交与谢贤弟带回家去。谢贤弟到此数日, 也该回去了, 我不免打发他回去便了!

(杨四郎行。)

杨四郎 (白) 来此已是, 待我叩门。

开门来!

(王大娘上。)

王大娘 (念) 忽听门外唤, 不知是何人。

(王大娘开门。)

王大娘 (白) 哦, 杨掌柜的来了!

杨四郎 (白) 大嫂, 舍亲在尊府叨扰数日, 特来拜谢。

王大娘 (白) 岂敢, 令亲在此, 十分怠慢, 望祈原谅。

杨四郎 (白) 岂敢, 舍亲也该回转家去, 房饭金在此, 请大嫂收下!

王大娘 (白) 住这么几天, 算不了什么, 房饭钱我们不要, 你拿着吧!

杨四郎 (白) 哪有不收之理, 大嫂请收下!

王大娘 (白) 你瞧, 我们不要, 你死气白咧叫我们要; 要吧, 显着我们老娘们透着爱财, 不能收!

杨四郎 (白) 敢莫嫌轻?

王大娘 (白) 您要这么说, 我们可不能不收啦, 谢谢您。

杨四郎 (白) 不成敬意。我内弟可曾起来？  
 王大娘 (白) 你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王大娘向楼上。)  
 王大娘 (白) 谢相公起来了么？  
 (谢招郎上。)  
 谢招郎 (白) 大嫂何事？  
 王大娘 (白) 杨掌柜的来啦！  
 (谢招郎下楼。)  
 杨四郎 (白) 愚兄来了。  
 谢招郎 (白) 姐夫来得真早呀！  
 杨四郎 (白) 愚兄多方设法，借来银两，贤弟带回家中，交与令姐使用。  
 (王五姐暗上，望，谢招郎回头见王五姐，王五姐向谢招郎摆手。)  
 谢招郎 (白) 小弟身上有些不爽，过几天再回去把！  
 杨四郎 (白) 贤弟从不出门，岳母是盼望得紧，还是今日回去的好！  
 王大娘 (白) 既是老太太盼望的紧，你就赶紧回去吧！  
 (谢招郎再向五姐，王五姐再摇手。)  
 谢招郎 (白) 小弟实在身体不爽，稍迟两日，好了回去就是。  
 (杨四郎见王五姐点头。)  
 王五姐 (白) 啊！你莫非在此恋着什么？  
 (谢招郎怒。)  
 谢招郎 (白) 说过我身体不爽，你还苦苦的逼我，我恋着什么来？你既这样说，我立刻回去就是了！  
 杨四郎 (白) 这便才是。  
 (杨四郎对王大娘，谢招郎对王五姐。)  
 杨四郎、  
 谢招郎 (同白) (大嫂) (大姐)，(我内弟在此) (小生在尊府)，多有叨扰，(大嫂费心) (小生去也)！  
 (王大娘对杨四郎，王五姐对谢招郎。)  
 王大娘、  
 王五姐 (同白) (哪儿的话；杨掌柜，有工夫您到这儿说话来，您走我不送了) (相公珍重)！  
 (王大娘客气，王五姐安慰。王大娘撞王五姐，杨四郎撞谢招郎。)  
 王大娘、  
 杨四郎 (同白) (妹妹，人都走了) (愚兄不远送了)！  
 (王大娘笑。)  
 王大娘 (白) 你还发什么呆，跟我来！  
 (王五姐掩泪，下，王大娘关门，下。杨四郎、谢招郎同下。)

## 【第六场】

(秋桂、谢大姐、谢安人同上。)  
 谢安人 (西皮摇板) 叹中年遭不幸夫君早丧，  
 撇下了双男女苦度时光。  
 虽然是小姣生年华已长，  
 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名扬。  
 (白) 老身吴氏，作配谢门，夫君是个饱学秀才，不幸亡故。留下一子，名唤招郎，今年一十七岁，倒也聪明伶俐。前日去到东村，已经三日，还未回来，好叫老身放心不下！  
 谢大姐 (白) 母亲不要挂心，兄弟去到东村，一定是他姐夫留他多住几日，不久定要回来的。  
 (谢招郎上。)  
 谢招郎 (西皮摇板) 离了东村回家往，  
 见了母亲问安康。  
 (谢招郎入门。)  
 谢招郎 (白) 母亲，孩儿拜揖！

谢安人 (白) 儿啊，你回来了？  
 谢招郎 (白) 回来了！杨姐丈问母亲安康。  
 谢大姐 (白) 兄弟你回来了？  
 谢招郎 (白) 回来了！这有纹银五两在此，姐姐放下。  
 谢大姐 (白) 兄弟你辛苦了！  
 谢招郎 (白) 自家姐弟，何言辛苦二字。  
 啊，母亲……  
 (谢招郎欲语。谢安人未曾觉察。)  
 谢安人 (白) 我儿一路劳乏，暂且回房安歇，明日须要用心攻书，力图上进才好。  
 谢招郎 (白) 孩儿遵命。  
 谢安人 (白) 正是：  
 (念) 少年努力攻书卷，好接书香慰母心。  
 (谢安人下，秋桂随下。)  
 谢招郎 (白) 姐姐慢走！请这里来。  
 谢大姐 (白) 什么事呀？  
 谢招郎 (白) 我临行之时，你的言语，可还记得？  
 谢大姐 (白) 哟，我说什么来着？  
 谢招郎 (白) 是你言道：我姐夫替我说的亲事，年纪相当，我到了那里，才知是你诳哄于我！  
 谢大姐 (白) 我不诳你，你不肯去呀！  
 谢招郎 (白) 哼！如今，我自己找到一家……  
 谢大姐 (白) 你自己找着什么了！  
 谢招郎 (白) 这——唉，对你说了，料无妨事。小弟在东村住在王五姐家中，我二人已然定下婚约，方才正要禀告母亲，不想母亲提起读书之事，一时难于出口，还求姐姐设法成全才好！  
 谢大姐 (白) 好哇，你放着书不念，竟想媳妇哇！这女子是怎样人家呀？  
 谢招郎 (白) 家世也好，人才也好，好好好！  
 谢大姐 (白) 这么说，倒是不错！可是母亲她老人家的脾气，你也知道；你刚刚回来，可先别说；等我慢慢的给你探探口风，才好试着步说。  
 谢招郎 (白) 晓得！多谢姐姐。  
 谢大姐 (白) 交给我啦！  
 (谢大姐下。)  
 谢招郎 (白) 哎呀，听姐姐之言，此事倒也有望！我好放心也！  
 (西皮摇板)  
 我与那王五姐盟山誓海，  
 这件事倒教我常挂心怀。  
 听姐姐叮咛话还须等待，  
 但愿得早日里得配裙钗。

(谢招郎下。)

### 【第七场】

(王大娘上。)  
 王大娘 (西皮摇板) 陪伴着小姑娘孤灯对影，  
 每日里心烦闷所为何情？  
 (白) 我王吴氏。适才陪伴我妹妹，这几天见她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不知道是什么原故？有啦，我瞧瞧她去。正是：  
 (念) 少年姣女多心事，多愁多病实可怜！  
 (王大娘下。)

### 【第八场】

(王五姐上。)  
 王五姐 (念) 谢郎别后无音信，好叫奴家挂在心。  
 (白) 我王凤车。自谢郎别后，心中好不难过。谢郎回到家中，不知他堂上意思如何？

好叫我放心不下！我想谢郎，也不象个薄幸之人，但是他母亲家法甚严，这婚姻之事，不知可能成就，倘若一时中变，奴的性命，也就保不住了。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人也！

(二黄慢板)

对镜容光惊瘦减，  
万恨千愁上眉尖；  
盟山誓海防中变，  
薄命红颜只怨天；  
盼尽音书如断线，  
兰闺独坐日如年！  
才郎若是心肠变，

(王五姐心疼。)

王五姐 (二黄散板)

孤身弱女有谁怜！

(王五姐心疼。)

王五姐 (白)

哎哟……

(王五姐伏案。王大娘上。)

王大娘 (念)

可怜红粉女，终日为情伤。

(王大娘惊。)

王大娘 (白)

哎呀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王五姐 (白)

我心疼得很。

王大娘 (白)

心口疼？没这病根啊！

王五姐 (白)

妹妹也不知道为了何事？就会心疼起来。

王大娘 (白)

不要紧，我去请个大夫，吃点药就好啦。

王五姐 (白)

我这病么，不是吃药可以治好的。

王大娘 (白)

有病不吃药，那可怎么好哇，姑娘你莫非有什么心事吧？你要有心事，你哥哥不在家，嫂子我也可以替你做主啊！

王五姐 (白)

妹妹的心事么……

王大娘 (白)

姑娘有什么心事啊？

王五姐 (白)

唉，嫂嫂呀！

(王五姐哭。)

王大娘 (白)

妹妹有话只管说，别哭哇！

王五姐 (二黄散板)

都只为知心人难得见面，  
只恐怕薄命人要入黄泉！

王大娘 (白)

姑娘说知心人难得见面，那知心人可是谁呀？

(王大娘想。)

王大娘 (白)

啊！我想起来啦，前些日子，不是有个谢招郎吗，借住咱们南楼，姑娘与他情投意合，想必这知心人就是他吧？

王五姐 (白)

正是。

王大娘 (白)

不要紧，待我找一个会写字的，替你写一封信，叫他来一趟就结啦！

王五姐 (白)

只怕他不能前来；

王大娘 (白)

他不能不来，何必这么着急，我搀你到后面歇一会去！

王五姐 (白)

有劳嫂嫂！

(王大娘搀王五姐同下。)

### 【第九场】

(张道士上。)

张道士 (念)

手拿法器穿道袍，本无道法会降妖。骗得铜钱三两吊，来与夫人把钱捎。

(白)

下官，东村道纪司正堂张轱辘是也。为何叫做张轱辘？只因西村大户人家出了妖怪，请我前去捉妖，正在画符念咒，谁想怪风一阵，吓得我骨软筋酥，一轱辘就滚到楼下去了。因此合村人等，替我起个官名，叫做张轱辘。多蒙地方老爷，修了一本，奏明圣上，封我为东村道纪司正堂。这且不言，下官为官清正，万民爱戴，有酒有肉，常来孝敬于我。昨日李四妈妈改嫁王八官人，剩下来的酒肉，带了回家，慢慢的享用，不免传与家下人等，整備上来。

左右，去请夫人出堂！

(张妈妈托盘上。)

张妈妈 (念) 嫁个丈夫是老道，终朝每日瞎胡闹。  
 (白) 张轱辘你嚷什么？  
 张道士 (白) 下官的官印，也是你们妇道人家叫得的么？  
 张妈妈 (白) 什么东西，不害臊！下官下官的，不要脸。  
 张道士 (白) 将酒摆上，我与夫人痛饮。  
 张妈妈 (白) 喝着。  
 张道士 (西皮摇板) 举起了金盅酒心中欢畅，  
 好一似金殿上痛饮琼浆。  
 你是个美佳人多娇模样，  
 陪伴我少年人美貌才郎。

(王大娘上。)

王大娘 (念) 只为姑娘病，来请写信人。  
 (白) 到啦，张伯伯在家吗？  
 张妈妈 (白) 谁呀？  
 王大娘 (白) 张大妈你好哇？  
 张道士 (白) 原来是王大娘！  
 王大娘 (白) 王大娘！我可不会《锯大缸》。  
 张道士 (白) 哟！还会这么一出？  
 张妈妈 (白) 大妹妹请坐。  
 张道士 (白) 王大娘到此何事？  
 王大娘 (白) 你知道我妹妹呀！  
 张道士 (白) 啊！  
 王大娘 (白) 病啦！  
 张道士 (白) 不用说，是让妖怪迷着啦！  
 王大娘 (白) 不是，有几句话、求您给写封信。  
 张道士 (白) 不是捉妖，我可不是轻易请得动的。  
 王大娘 (白) 我老远来的，你就去趟得啦！  
 张妈妈 (白) 真个的。大妹妹老远来了，你就去趟吧！  
 王大娘 (白) 我们家中没人，您就去趟得啦！  
 张道士 (白) 不能去，我懒得很。  
 张妈妈 (白) 怎么喳？你不去，王大娘老远来了，找你去写几个字，你就拿糖！你去不去？

(张妈妈揪张道士耳。)

张道士 (白) 我去，我去，放手。  
 王大娘 (白) 这么大岁数，老找这个！  
 张道士 (白) 你净给我找事。  
 王大娘 (白) 我先回去，你可快去。  
 张妈妈 (白) 大娘你先回去，他随后就到。

(王大娘下。)

张妈妈 (白) 你还不赶快去吗？  
 张道士 (白) 给我叫车去。  
 张妈妈 (白) 车还没糊哪！  
 张道士 (白) 我怎么着哪！  
 张妈妈 (白) 你腿着。  
 张道士 (白) 干脆我走着。

(张道士下。)

张妈妈 (白) 这块骨头。

(张妈妈下。)

## 【第十场】

(谢招郎上。)

谢招郎 (念) 少年难立志，订下苦姻缘。  
(白) 我谢招郎。自从回转家来，也曾对姐姐说明，姐姐答应代我向母亲说知，只是两月以来，并无消息，那王五姐一定十分埋怨于我。只是我的难处，王五姐也未必知道，思前想后，这段姻缘，恐怕难成就也。  
(二黄原板) 都只为美佳人想成美眷，  
怎奈是我姐姐未对娘言。  
只落得苦相思难以见面，  
怕只怕变做了苦恼姻缘。  
(白) 唉！这相思怎生是了呀！  
(秋桂上。)

秋桂 (白) 咳！  
(念) 相公心事苦，终日皱眉头。  
(白) 我秋桂，只因大相公独居楼上，每日咳声叹气的，想必有什么心事把，我去给他开开心，解解闷，想必他一定很高兴的，待我上楼去。  
嗒，大相公我来啦！

谢招郎 (白) 你前来做甚？  
秋桂 (白) 大相公，你终日咳声叹气的，想必是有什么心事把！  
谢招郎 (白) 我的心事，你哪里会知道。  
秋桂 (白) 待我猜一猜吧！  
谢招郎 (白) 不要在此搅扰。  
秋桂 (白) 你瞧，我好心问你，你不告诉我！老太太要瞧见你发愁，可又要说你！  
谢招郎 (白) 这与你什么相干？还不下去！  
(谢招郎推秋桂。)

秋桂 (白) 喝，好心没好报！  
有了！他不说话，我听他说些什么？

谢招郎 (白) 我正在这里思量，又被这蠢丫头前来打搅，讨厌得很！  
哎呀大姐，我正在这里想你，你一定是在那里埋怨于我了！哎呀大姐呀，大姐！  
秋桂 (白) 如何？我刚走，又直叫我不是！  
(秋桂上楼。)

秋桂 (白) 相公我还在这儿伺候您哪！  
谢招郎 (白) 又来打搅，还不快些下去！  
秋桂 (白) 你在这儿直叫“大姐”、“大姐”的，我才进来，怎么又叫我快滚下去？这不是有意拿我们开心吗？

谢招郎 (白) 哪有这许多话说，你就与我下去罢！  
(谢招郎推秋桂下楼。)

谢招郎 (白) 岂有此理！  
(谢招郎关门，下。)

秋桂 (白) 他这脾气可改多啦！得便我可得告诉老太太去，别让他闷出病来！正是：  
(念) 不愁吃来不愁穿，终日发愁为哪般？  
(秋桂下。)

## 【第十一场】

(王大娘扶王五姐上。)

王五姐 (二黄散板) 这几日病容颜十分消瘦，  
恨只恨负心郎不肯回头！  
累得我薄命人一心等候，  
终日里痛伤心两泪交流。  
(王五姐哭。)

王大娘 (白) 姑娘不必如此，我已请了张伯伯前来，烦他写一封信寄与谢郎，叫他快来。见了面，你的病就好了。  
王五姐 (白) 这书信前去，只怕也是无用的了。  
王大娘 (白) 他见了书信一定会来的，姑娘心宽着点把！

王五姐 (白) 嫂嫂，我意欲移到南楼居住，也好在那里养病。

王大娘 (白) 我说妹妹，你病到这样，干什么要上楼去住啊，还是住在楼下方便呀！

王五姐 (白) 不妨。这南楼清静得很，正好养病，倘若是要死的时候，我的孤魂，也是离不开这南楼的了啊！

(王五姐哭。)

王大娘 (白) 妹妹别伤心，我搀你上楼就是了！

(胡琴反调《哭皇天》。楼上设床帐。王大娘扶王五姐上楼，王五姐无力上楼，喘息。)

王大娘 (白) 姑娘你在床上歇会，我看看张伯伯来了没有。

王五姐 (白) 有劳嫂嫂。

(王五姐躺下。)

王大娘 (白) 我下楼去了！

(王大娘放帐，下楼。)

王大娘 (白) 张伯伯这时候怎么还不来呀！

(王大娘下。张道士上。)

张道士 (念) 奉了夫人命，来做写信人。

(白) 开门来！

(王大娘上。)

王大娘 (白) 谁呀！

张道士 (白) 王大娘我来啦！

王大娘 (白) 张伯伯您怎么这时候才来呀？

张道士 (白) 你哪知道，走在半道儿，车坏啦！

王大娘 (白) 这倒巧得很。

张道士 (白) 你妹妹在哪里？

王大娘 (白) 我妹妹在楼上哪！您跟我来。张伯伯我告诉您说，我妹妹病的很重，您说话小着点声，可别嚷嚷。

张道士 (白) 你放心把，我这么大岁数，没有那么大气力儿啦。

(王大娘、张道士同上楼。)

张道士 (白) 哎呀，哎……

王大娘 (白) 哟，怎么啦？

张道士 (白) 你在这儿哪，我非拘着你不成！

王大娘 (白) 你要拘谁呀？

张道士 (白) 这楼上有个催命鬼，凶得很，凶得很！

(张道士画符念咒。)

张道士 (白) 天灵灵地灵灵，奉太上老君之命，急急如律令敕。

王大娘 (白) 不是告诉你小着点声吗？怎么倒嚷起来啦！

张道士 (白) 不要紧，那催命鬼已经拿住了！

王大娘 (白) 咳，我们是请您写信来啦！谁叫你捉妖呀！

张道士 (白) 不是捉妖？

王大娘 (白) 谁说捉妖啦！

张道士 (白) 我全闹拧啦！得啦！哪儿去写呀！

王大娘 (白) 就在这儿写。

张道士 (白) 就在这儿写！没有笔砚。

王大娘 (白) 我给您拿去，你瞧这还是我们当家的笔哪，都没有尖啦！

张道士 (白) 不要紧，能画道儿就得。

王大娘 (白) 我给你砚墨。

张道士 (白) 不用，我这儿有自来水。

(张道士吐口沫。)

王大娘 (白) 这脏劲啊！

张道士 (白) 你不说写什么！你们家的事情，我知道吗？

王大娘 (白) 真个的，我们家的事情，您哪儿知道哪！您等一等，我问一问去。

张道士 (白) 问谁？

王大娘 (白) 问我妹妹去。

张道士 (白) 问去！

(王大娘掀帐。)

王大娘 (白) 姑娘，张伯伯来了，问你那信上都写什么？

王五姐 (白) 只问他灯前发誓，说过什么话来！

王大娘 (白) 问来啦！

张道士 (白) 写什么？

王大娘 (白) 你写：“只问他灯前发誓，说过什么话来！”

张道士 (白) 这没头没脑的，就这么写吗？

王大娘 (白) 您就照这样儿写就结啦，管他头脑哪！

(张道士写。)

张道士 (白) “只问你灯前发誓，说过什么话来”。还写什么？

王大娘 (白) 等我问问去！

张道士 (白) 快去、快去！

(王大娘掀帐。)

王大娘 (白) 姑娘还写什么？

王五姐 (白) 为何两月有余，杳无音信？

(张道士写。)

张道士 (白) “为何两月有余，杳无音信”。还写什么？

王大娘 (白) 我再问问去。

张道士 (白) 我说你真是有两条敷余腿怎么着？

王大娘 (白) 少说废话。

姑娘还写什么？

王五姐 (白) 他若是不来呀，今生今世不能见面了！

王大娘 (白) 你怎说这样话呀，我就不爱听这个，怪丧气的。

张道士 (白) 问来了没有？

王大娘 (白) 你写：“他若是不来呀，今生今世就不能见面了！”

(张道士写。)

张道士 (白) “你若是不来呀，今生今世不能见面了”。这不像话呀！

王大娘 (白) 本来我们老娘们不会写信，要会写信，请您干嘛呀！

张道士 (白) 这么办，我再给添上两句。

王大娘 (白) 对啦，您再给添上两句。

(张道士写。)

张道士 (白) “你若是不来，好似石沉大海，若要相见，请到泉台”。

王大娘 (白) 更不吉祥啦！

张道士 (白) 快去问问去，有什么话没有啦！

(张道士睡。)

王大娘 (白) 姑娘还有什么话没有啦！

(王五姐摇头。)

王大娘 (白) 没有了，我给你放下帐子歇歇吧！

(王五姐暗下。)

王大娘 (白) 啊，他会睡着啦！张伯伯醒醒。

(张道士惊醒。)

张道士 (白) 哎呀！催命鬼又来啦，天灵灵地灵灵，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王大娘 (白) 这回我可不管啦！

张道士 (白) 我不要僵在这儿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

王大娘 (白) 没有什么事啦！

张道士 (白) 你早说，我回去睡觉去了。

(张道士下楼。)

王大娘 (白) 张伯伯回来回来。

张道士 (白) 什么事？下来说。

王大娘 (白) 您上来！

(张道士上楼。)

王大娘 (白) 张伯伯这封信倒是给谁呀!

张道士 (白) 爱给谁给谁!

王大娘 (白) 您倒是写上地名、上下款啊!

张道士 (白) 你不说我怎么写呀!

王大娘 (白) 您写：“西村谢招郎开拆”。——这是上款。

张道士 (白) 哦哦!“西村谢招郎开拆”。

王大娘 (白) 下款写我。

张道士 (白) 写你。

王大娘 (白) 不好不好，写我妹妹吧!

张道士 (白) 写你妹妹。

(张道士写，止。)

王大娘 (白) 不好!

张道士 (白) 写谁好?

王大娘 (白) 你写“东村南楼上人封寄”。

(张道士写。)

张道士 (白) “东村南楼上人封寄”。

王大娘 (白) 好，还是不好!

张道士 (白) 哦，这封信，我可明白啦!八成是你丈夫不在家，你有了情人了罢!

王大娘 (白) 别胡说!这是我妹妹的。

张道士 (白) 啊!你妹妹的!那也是你拉的纤呀!

王大娘 (白) 怎么着!你这么大岁数，说话要谨慎点。

张道士 (白) 恕我嘴冷，打嘴打嘴。

(张道士下楼。)

王大娘 (白) 张伯伯别走，您上来。

张道士 (白) 你下来!

王大娘 (白) 您上来罢!

(张道士上楼。)

王大娘 (白) 张伯伯这封信真个的，谁给送去呀!

张道士 (白) 我知道谁送去!

王大娘 (白) 您不是坐车来的吗?就派您的车夫送去就得啦!

张道士 (白) 坏啦!他一急得暴病死啦!

王大娘 (白) 这巧劲的!张伯伯您瞧我们家里头没人，我妹妹离不开我，劳您驾，您辛苦一趟吧。

张道士 (白) 咳!他家真是没人，我真得去一趟。我说王大娘，去一趟倒是不难，得请请我。

王大娘 (白) 请您什么?

张道士 (白) 二斤高高的白干。

王大娘 (白) 好吧，我一会就买去。

张道士 (白) 我可走啦!

王大娘 (白) 您走啦，不送啦。你想着快点送去。

(张道士出门，王大娘关门，张道士敲门。)

张道士 (白) 王大娘，王大娘，开门来!

王大娘 (白) 噢!你怎么还不走哇?

张道士 (白) 别忘了二斤酒。

(张道士笑，下。)

王大娘 (白) 这贫劲的。

(王大娘关门，下。)

## 【第十二场】

(谢大姐、秋桂、谢安人同上。)

谢安人 (念) 姣儿懒去攻书卷，好叫老身挂在心。

(白) 自从那日我儿招郎从东村回来之后，每日愁眉不展，懒读诗书，不知是何缘故?不免将他唤了出来，问个明白。

秋桂。有。

秋桂 (白) 去请你大相公来。

谢安人 (白) 我不去!

秋桂 (白) 因何不去?

谢安人 (白) 您还提哪! 昨天我给他送茶去, 听他自言自语的, 叫什么“大姐”、“大姐”的, 八成他是有什么病吧?

秋桂 (白) 哪有此事, 快去。

谢安人 (白) 大相公, 老安人唤你哪!

秋桂 (白) (谢招郎上。)

谢招郎 (念) 闻听母亲唤, 不知为何情。

秋桂 (白) 母亲, 儿拜揖。

谢安人 (白) 坐下。我看你两月有余, 总是愁眉不展, 却是为了何事?

谢招郎 (白) 孩儿专心攻书, 并无别事。

谢安人 (白) 你说专心攻书, 为何终日愁闷?

谢招郎 (白) 这个……连孩儿也不知道!

秋桂 (白) 我秋桂倒知道了。

谢安人 (白) 你知道什么?

秋桂 (白) 昨天晚上, 大相公一个人自言自语的, 直叫“大姐”“大姐”的, 我问他叫谁哪! 他不告诉我。安人您想, 半夜三更的, 叫大姐干什么?

秋桂 (白) (谢安人怒。)

谢安人 (白) 小奴才还不与我实说。

谢招郎 (白) 母亲不要听这蠢丫头胡言乱道, 孩儿没叫什么!

谢安人 (白) 你这奴才不长进得很呀!

秋桂 (白) (张道士上。)

张道士 (念) 来到西村上, 权作寄书人。

秋桂 (白) 门上有人么?

张道士 (白) 是哪个?

秋桂 (白) 这里有个谢招郎吗?

张道士 (白) 有的。问他做什么?

秋桂 (白) 有东村给他带来的书信, 交他本人。

张道士 (白) (秋桂接信。张道士下。)

秋桂 (白) 有一件好东西, 你看看。

谢招郎 (白) 是什么?

秋桂 (白) 是一封书信。

谢招郎 (白) 拿来我看。

秋桂 (白) (念) “西村谢招郎开拆、东村南楼上人封寄”。

谢招郎 (白) (谢招郎急藏信。)

谢安人 (白) 是何人的书信?

谢招郎 (白) 是一个学里的朋友, 约会做文章的。

谢安人 (白) 你还有什么做文章的朋友! 拿来我看。

秋桂 (白) (谢招郎着急。)

谢安人 (白) 快拿上来!

秋桂 (白) (谢招郎无奈, 呈信。)

谢安人 (念) “东村南楼上人封寄”!

秋桂 (白) 这是何人?

谢安人 (白) (谢安人拆信看。)

谢安人 (白) 这是一封情书呀! 啊哈!

秋桂 (白) (谢安人掷信。)

谢安人 (白) 你这畜生, 小小年纪, 就作出这不法之事, 还不与我跪下! 畜生呀畜生, 想不到你一十七岁的孩童就如此大胆, 在外面做此丑事! 老身这下半世, 是无有指望的了!

秋桂 (白) (谢安人哭。)

谢招郎 (白) 母亲息怒，孩儿罪该万死。

谢安人 (白) 畜生呀！  
(二黄散板) 你爹尊遭不幸中年命丧，  
留下你年幼儿要继书香。  
想不到不孝儿轻狂浮荡，

(谢安人打。)

谢安人 (二黄散板) 好叫我年迈人心内悲伤。  
(白) 畜生！我养了你这不孝之子，有何面目去见你那亡故的父亲于地下，不如活活的把你打死，也省得败坏了谢家的门风呀！  
(二黄散板) 小畜生学下流已成绝望，  
打死了倒干净免累为娘。

(谢安人打。谢大姐急上，劝阻。)

谢大姐 (白) 母亲息怒，请到后面歇息，待女儿慢慢的开导于他就是了。

谢安人 (白) 还有什么开导的！秋桂将他送到楼上，把门锁紧，永不放他出来。

秋桂 (白) 交给我啦！

谢安人 (白) 气死我也。

(谢安人下。)

谢大姐 (白) 兄弟你且起来！

(谢招郎拾信起立。)

谢大姐 (白) 我说兄弟，你怎这么沉不住气呀！母亲脾气你是知道的，我还没机会替你说哪！你怎么就私自通起信来了！这么一闹，事就不好办啦！我劝你呀！快把这个念头打消吧。

谢招郎 (白) 姐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答应代我说明，如今怎又这样说？我与那人盟山誓海，断难中变，若是要我与她断绝，却也不难。

谢大姐 (白) 怎么样？

谢招郎 (白) 除非一死！这不孝无后之罪，我也顾不得了！

谢大姐 (白) 这是哪里说起。

(谢大姐下。)

秋桂 (白) 您跟我来吧！您要早跟我说明，那封信我怎么也不能当着老太太交给您哪！唉，等老太太消消气我也好给你说几句好话呀。

(谢招郎上楼。)

谢安人 (内白) 秋桂拿钥匙来！

秋桂 (白) 来了，来了。

(秋桂下。)

谢招郎 (白) 我好焦虑也！  
(二黄散板) 都只为老娘亲家法严正，  
逼得我变做了负心之人！  
害得她美娇娘嗟怨薄命，  
难道是任凭他送了残生。

(秋桂提灯上，上楼送饭。)

秋桂 (白) 相公，相公。

谢招郎 (白) 为何大呼小叫？

秋桂 (白) 饭来了，吃饭吧！

谢招郎 (白) 不饿。

秋桂 (白) 不饿呀，灯哪！

谢招郎 (白) 从窗口递进来。

(秋桂递灯，谢招郎接。)

秋桂 (白) 咳！这是怎么说的！

(秋桂下。)

谢招郎 (白) 小楼深囚，好不闷煞人也！

(谢招郎看信。)

谢招郎 (白) 哎呀且住，那王五姐病在垂危，等我一见，我如今关锁在此，如何能够出去？这便怎么处？啊有了，前面窗户，便是前街，我不免将带子接续起来，吊了下

去，连夜去往东村，去见王五姐一面，就是将来母亲知道，打个半死，也是甘心愿意。待我下去，我就是这个主意啊！

(谢招郎取带接续，绑窗栏，吹灯，坠下楼。【起二更鼓】。)  
 谢招郎 (白) 天色已交二更，我不免赶到东村便了。  
 (二黄散板) 急忙忙望东村举足不定，  
 等见了王五姐细说衷情。

(谢招郎走圆场，吊毛，下。)

### 【第十三场】

(场上设帐。王五姐暗上，卧床。王大娘上。)

王大娘 (二黄摇板) 这几日我姑娘病体沉重，  
 只恐怕如花貌付与狂风。  
 (白) 唉！我家姑娘病势不轻，已曾托张伯伯带了书信，前往西村，叫谢招郎前来相会。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见他到来，到底年青人的情义是靠不住的，我们姑娘白白的为他送了性命，也太不值了！姑娘此刻还不知怎么样子？待我看来。

(王大娘上楼。)

王大娘 (白) 姑娘！姑娘！哎呀这样沉重！怎么好呀！

(王五姐开目。)

王五姐 (白) 嫂嫂你来了！  
 王大娘 (白) 姑娘此刻好一点吗？  
 王五姐 (白) 还是那样，嫂嫂你搀我起来。  
 王大娘 (白) 姑娘还是躺着的好。  
 王五姐 (白) 我有话与嫂嫂细说，坐起来好讲话。  
 王大娘 (白) 是了。

(王大娘扶王五姐坐。王五姐喘息。)

王五姐 (白) 嫂嫂想我病体如此沉重，我的命就在早晚了，只是我哥哥远在他乡，不能见面，将来我哥哥回来，不知是怎样的伤心！嫂嫂要好好解劝才好。

王大娘 (白) 不要说出这样话来，好好的养病要紧，那张伯伯已经送信给谢招郎了，早晚总要到来，等见面之后，姑娘的病一定就可以好的了。

王五姐 (白) 我已是不中用的人了，那谢招郎未必能来，就是来了么，也是无济于事了。

王大娘 (白) 姑娘安心等候，一定有好的日子，姑娘自己放宽心才好！

王五姐 (白) 嫂嫂呀！  
 (反二黄慢板) 为痴情闪得我柔肠百转，  
 因此上终日里病体缠绵。  
 我与那谢招郎灯前誓愿，  
 又谁知不从心拆散良缘。  
 到如今薄命人死期不远，  
 眼睁睁红粉女要入黄泉。  
 可叹我亲兄长不能见面，嫂嫂呀！  
 只落得泉台上去度流年。

(王大娘掩泪。)

王大娘 (白) 姑娘保重要紧，休要多说话了！姑娘躺下来歇一歇罢！

(王大娘扶王五姐卧。谢招郎踉跄上，到门前；碰门响，昏跌。)

王大娘 (白) 门外扑通一声，甚是响亮，这是什么原故？待我看来。

(王大娘下楼。)

王大娘 (白) 谁呀？

(王大娘开门，见谢招郎。)

王大娘 (白) 哎哟，门外躺下一人，是哪来的？待我拿灯照照去。

(王大娘照。)

王大娘 (白) 这不是谢招郎吗？为何躺在门首？啊是了！想必是连夜赶来，身体劳乏，故而倒在地上。

(王大娘搀谢招郎。)

王大娘 (白) 谢相公醒来!  
(谢招郎开目。)

谢招郎 (白) 你可是王大娘?  
王大娘 (白) 正是。谢相公为何这般模样?  
谢招郎 (白) 大娘有所不知, 只因接到到大姐的书信, 知道她病体沉重, 连夜赶来, 到了门首, 走不动了, 故而躺在地上。大嫂! 五姐的病怎么样了?

王大娘 (白) 还算有点良心, 连夜赶来!  
啊! 谢相公, 我姑娘恐怕不中用了, 你害得她好苦哇!

谢招郎 (白) 她、她、她现在在哪里?  
王大娘 (白) 现在楼上。  
(谢招郎急。)

谢招郎 (白) 大嫂快领我去!  
王大娘 (白) 随我来!  
(王大娘引谢招郎上楼。)

王大娘 (白) 姑娘, 谢相公来了!  
(王五姐不应。)

王大娘 (白) 姑娘, 那谢招郎来了。  
王五姐 (白) 不要哄我, 那谢郎他是不能来的。  
谢招郎 (白) 大姐, 小生在此。  
(王五姐举目见谢招郎, 注视, 哭不出声, 晕绝。)

王大娘 (白) 姑娘醒来, 姑娘醒来!  
(王五姐哭出声。)

王五姐 (白) 他当真来了么?  
王大娘 (白) 站在面前的, 不就是谢相公吗?  
(王五姐望, 点头。)

王五姐 (白) 嫂嫂叫他进前一步。  
谢招郎 (白) 小生特来看望大姐。  
(王五姐叹气。)

王大娘 (白) 谢相公与姑娘谈谈心, 相烦照料姑娘, 我去去就来!  
(王大娘下。)

王五姐 (白) 我嫂嫂她去了么?  
谢招郎 (白) 大嫂下楼去了!  
王五姐 (白) 谢郎, 相烦把我扶起来, 坐着好说话。  
(谢招郎扶王五姐。)

谢招郎 (白) 大姐看仔细些。  
(王五姐坐, 喘息。)

王五姐 (白) 谢郎坐下讲话。  
(王五姐拉谢招郎坐床沿。)

王五姐 (白) 谢郎你把我害到这步田地, 你问心怎么样了?  
谢招郎 (白) 非是小生负心, 只因家母十分严厉, 不敢向她开口, 转求我家姐姐, 不想她迟迟未讲, 因此耽误。小生知罪了!

王五姐 (白) 你为何音信全无, 是何道理?  
谢招郎 (白) 小生意欲寻一机会, 与母亲说知, 总是无有机会, 蹉跎至此。  
王五姐 (白) 你今晚如何能够到此?  
谢招郎 (白) 大姐有书信到来, 被我母亲看见, 重打一顿, 锁禁楼中, 大姐你来看, 我身上的伤痕, 你就明白了呀!

(谢招郎哽咽。)

王五姐 (白) 啊你为我挨了打么?  
(王五姐执手细看, 哭, 不放手。)

王五姐 (白) 如此说来, 是你为我受了苦了!  
谢招郎 (白) 挨了打还不算苦, 我母亲把我锁禁楼中, 不许出门一步, 要我与大姐断绝往来, 这才算苦呢!

王五姐 (白) 你既是锁禁楼中, 如何能够出来?

谢招郎 (白) 是我万分着急，无计可想，只得用带子接续起来，从楼窗坠下，连夜前来，才能与大姐见这一面呀！

王五姐 (白) 郎君如此真情，是奴错怪你了，你既是不能自己做主，我这病么？已到了这步田地，也不愿以垂危之身，侍奉郎君，今晚相会，便是永诀，郎君前程万里，自己保重就是了。

(王五姐欲死。)

谢招郎 (白) 小生与大姐虽然未成夫妻之礼，已是盟山誓海，天地神明，实鉴此心，生既不能同衾共枕，死了之后，必要葬在一处。大姐若是不能得生，小生也要跟随大姐，到了黄泉之下，做一对永久夫妻！

(王五姐死。)

谢招郎 (白) 啊大姐，哎呀！

(谢招郎气逆。)

谢招郎 (白) 大姐你等我一等，我与你一路去吧！

(谢招郎碰死。王大娘上。)

王大娘 (白) 这就好啦！那谢招郎与姑娘见了面，我妹妹的病就许好了，待我瞧瞧去。

(王大娘上楼，见谢招郎。)

王大娘 (白) 哎哟谢相公怎么死在我们这里了！

(王大娘看王五姐。)

王大娘 (白) 哎哟！我妹妹也死啦！咳，妹妹呀！

(王大娘哭。张妈妈、张道士同上。)

张妈妈 (白) 王五姐病了好些日子，不知道好了没有？咱们瞧瞧去。

张道士 (白) 走着。

(张妈妈、张道士同走圆场，同进门，同上楼。)

王大娘 (白) 张妈妈，你来得正好，我妹妹死啦！谢相公也死在这儿啦！

(王大娘哭。)

张妈妈 (白) 先把尸首搭下去！

张道士 (白) 好一对痴情男女，死的真是可怜！依我之见，将他二人，同埋在一处，做一个大大土坟，叫作“鸳鸯冢”，也好与世界上有情人做个榜样，你们说好不好？

王大娘 (白) 妹妹！

(王大娘哭。)

张道士、  
张妈妈 (同白) 得啦！得啦！别哭啦！

(王大娘、张道士、张妈妈同下。)

(完)